

# 朝鲜、日本、越南汉语传播的启示与思考

周小兵, 张静静

(中山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传播; 汉语; 汉字; 书面语; 教材

[摘要] 从汉语在朝鲜、日本、越南的传播史可以看出, 汉语传播跟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教育及选官制度关系密切; 传播内容从书面语、方言逐步向标准化口语过渡; 教材取向从母语教学向外语教学过渡。新时期的汉语传播, 应该考虑外国人的思维特点, 重视文化载体、教育渠道、教学模式和教材编写。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5306 (2008) 03 - 0029 - 06

## Reflection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 Korea, Japan, and Vietnam

ZHOU Xiao-bing, ZHANG Jing-jing

(School for Overseas Educational Exchange of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Key words:** transmit;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written language; textbook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transmission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in Korea, Japan, and Vietnam. The history shows that transmitting Chinese always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y and trade, technical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officer - selecting system. The transmitted content gradually transited from written language and dialect to standard spoken language. Meanwhil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extbook changed from writing for native speakers to writing for L2 Chinese learner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new age should not only take the L2 learners' thinking features into consideration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tors such as cultural carrier, educational channels, education modes, and textbook compilation.

汉语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本文主要讨论, 汉语在朝鲜、日本、越南的传播历史对 21 世纪汉语走向世界有什么启发意义? 历史上的汉语传播有哪些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学习? 有哪些不足之处需要引以为戒?

### 1. 汉语传播与经济文化交往

最早的汉语传播, 跟经济贸易、技术交流和文化教育关系密切。

汉语汉字传入朝鲜地区大约在公元前 12 世纪。(董明, 2002)<sup>[1]</sup> 《朝鲜历代史略》说:

[收稿日期] 2008 - 05 - 28

[作者简介] 周小兵, 男, 中山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攻方向: 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语法。张静静, 女, 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

“箕子，殷之太师……周武王克商，箕子东入朝鲜……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巫、百工、技艺，皆从之而来。既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国号朝鲜，都平壤。”后来，齐国通过海路、燕国通过陆路分别与朝鲜进行贸易。随贸易进入该地区的战国钱币燕明刀（刻有“明”字的刀状钱币），后来在朝鲜半岛出土过不只一批。

公元前3至2世纪，中国的水稻栽培和金属制造等技术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九州等地，汉语、汉字也随之传入。在朝鲜发现的燕明刀在日本也有出土。公元285年，朝鲜半岛百济地区的王仁到了日本，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讲授《论语》和《千字文》。（王顺洪，1999）<sup>[2]</sup>此后，汉语、汉字在日本广泛传播。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设象郡，并迁徙大量移民与当地杂居，中华文化和汉字开始对当地京族人（越南最主要的民族）发生影响。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分置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大致相当于现在越南北部和中北部地区。此后，不少太守在当地“建立学校，导之礼仪”，汉字、汉语进一步传播。

## 2 汉字传播与书面语

汉字及汉语的传播，往往与当地文字的有无相关。

朝鲜原来没有文字；汉字传入后，被用来记录口语，成为朝鲜语的书面语系统。史料显示，公元前后朝鲜人开始使用汉字汉语，上层人士可熟练掌握和使用汉字。此后，作为朝鲜的书面语系统，汉字使用了近两千年。由于书面语的影响，朝鲜半岛的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基本都可以用汉语交际。

日本原来也没有文字。《隋书·倭国传》记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汉字是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此后，日本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借用汉字来记录本国语言，进行书面交际。日本现存最早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都用汉字写成。（陈宝勤，2004）<sup>[3]</sup>汉字和汉语的传播、使用情况，在早期跟韩国相似。

越南主要民族京族原来无文字，只能借助汉字作为自己的书面语言。在历史发展中，汉字广泛运用于越南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各个领域，影响深远。这种影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但是，汉字毕竟不能全面、准确反映当地的口头语言。因此，日本、韩国先后创立了自己的文字系统，取代或部分取代汉字。

在中国隋唐时代，日本利用汉字行书、楷书的偏旁，创立了平假名、片假名，可以比较准确地描写出日语语音。从此形成假名和汉字并用的书面语系统。片假名的创立者是日本著名学者吉备真备（693—775），他是奈良时代的赴唐留学生，精通汉语、汉字，熟知音韵学。

在“明治维新”后，有人提出要全面废除汉字，用假名全面取代汉字，并付诸实施。但假名重声音不重字形，遇到大量的同音、近音字词，阅读者很难辨认。最后只得重新使用假名、汉字并用的文字系统。现在日语还夹用1945个汉字和若干人名用字。每年举办汉字检定考试，受测人数已超过200万。日本的800多万部手机中有2/3可传输汉字短信。计算机公司生产的汉字字库字体有1900余款。（李宇明，2007）<sup>[4]</sup>

在朝鲜，世宗大王和一批知识分子于1440年代创立了一套拼音文字系统，以《训民正音》的形式公布，一般称这种文字为“谚文”。有了这套拼音文字，一般老百姓可使用比较简单的、跟口头语一致的书面语系统。但这套拼音文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为妇女所用。官方和知识界还是使用汉字系统。

直到1919年，当地爆发“三·一”运动，文化上提倡“言文一致”，提倡使用本国文字，汉字的地位才逐步下降。“三·一”运动发起人认为，朝鲜之所以落后，之所以被日本侵占，原因之一是没有使用自己的文字。老百姓听的、说的是朝鲜语，书面上却要阅读、书写汉字。言文严重不统一，教育难以普及，存在大量文盲。如果推行早已创造出的谚文，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教育就可以普及，国家就会强盛。

但是跟日本假名一样，使用朝鲜谚文同样会遇到同音、近音的字词太多，难于阅读的问题。此外，现实与历史割裂，也是一个问题。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指出：韩国各种历史古典文章和史料都以汉字书写，如无视汉字，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历史传统。2005年2月，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识领域全面恢复使用汉字和汉字标记；目前全用韩语的公务文件将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目前，韩国仍有1800多个汉字在使用。<sup>[4]</sup>

越南在公元十三世纪出现基于汉字的“喃字”系统，并开始运用于某些领域。由于喃字也不是表音文字，显示不出言文一致的优点，普及不广泛，始终被置于边缘地位。统治阶级和知识教育界仍以汉字作为正统文字。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在确立法语的“宗主国语言”地位、逐步建立西方教育制度的同时，强制推广一套表音文字系统——国语字，并于1917年取消科举，废除汉字。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在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后，并没有恢复汉字，仍然使用拼音文字。这至少说明，跟汉字系统比，这套拼音文字能较准确地反映越南语口语，能比较容易地为普通老百姓学习、掌握。

汉字在朝鲜、日本、越南三国发展史上曾经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汉字毕竟不能准确、有效地记录这三个国家的口头语言，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节的现象无法解决。因此，三国采用或部分采用拼音文字是历史的必然。

### 3. 语言接触与词汇借用

汉字传播跟汉语传播是同步的。汉语长期作为书面语系统自然会逐步渗透到当地口语，大量的汉语词汇也随之被借用到当地语言中。在长期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汉语和当地语言广泛使用。双语情况大致为：统治者、官吏和知识分子熟练掌握汉字和汉语，同时也能使用本族语。一般老百姓如读过书，基本能使用双语；如果不认识汉字，大多只会本族语。

双语广泛使用，长期接触，必然出现大量的词汇借用。由于古代汉语词汇数量远远超过当地语言，词汇借用大多是单向的，即当地语言大量借用汉语词汇。从目前的统计看，朝鲜语、日语、越南语中来源于汉语的词汇大约在60-70%。

以朝鲜为例。朝鲜语吸收汉语的词汇，包括山、水、风、雨等自然界名称，耳、目、口、骨等肢体名称，牛、马、虎、鹿、草、木、竹、松等动植物名称，东、西、南、北、春、夏、秋、冬等方位时令词语，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名称，此外，还有门、户、弓、刀、车、舟、米、麦、豆等一般生活类名称，青、黄、赤、白等颜色词，和

一些数字词语。韩国李熙升编的《国语大辞典》，收词 275, 854 条，固有词占 24.4%，汉源词占 69.3%，还有来自其他语言的词。（李承权，2008）<sup>[5]</sup>

但我们也要清楚看到，语言接触是双向的。即使在古代，中国也从其他国家地区借用了不少词汇。明治维新后，日本改革开放，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知识，并使用汉字创造出不少新词。这些新词也被大量地借用到汉语里，如“内阁、民主”等词。

#### 4. 教育与科举

汉语在临近国家地区的传播，有赖于教育、科举制的实施。

朝鲜历代统治者重视汉语人才的培养。如中国唐朝时朝鲜分为三国：高丽、新罗、百济。其中高丽最早建立太学，设置平民学校——庠堂。庠堂所用教材有《史记》、《汉书》、《三国志》、《玉篇》、《字林》等。

新罗于公元 628 年设立国学教育贵族子弟。（张珊，2007）<sup>[6]</sup>教材如《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等。788 年公布以经学取士的办法：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

高丽光宗时期（公元 958 年）开始实行科举制，读汉语书籍成了从政升官的途径，推动了汉字、汉语的传播，促进汉语词大量进入朝鲜语。尽管世宗大王在 1440 年代公布了朝鲜拼音文字系统，但并没有影响科举制度的实施和汉字、汉语的传播。明清时期成立了司译院，负责外交事务和培养外语人才。任务之一，就是培养、选拔、任用翻译官。司译院的教学内容包括中国语言，音训，文字体式（用汉语书写官方文件）等。

安南地区的汉语、汉字传播主要靠官吏统治和学校教育。该地区在唐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及第者或在当地、或被派到中土做官。北宋时期越南独立成为中国藩属国。但直到 19 世纪，越南一直实施科举制，用汉语考试，用汉语书写官方文件，为汉字汉语传播打下坚实基础。

#### 5. 从书面语到口语，从方言到标准语

从书面语转向口语，从方言转向标准语，是汉语传播主流的发展趋势。下边以日本汉语传播为例进行讨论。

17 世纪前，日本人接触的汉语主要是文言典籍。绝大多数人只是学习、使用古典书面语，只能阅读书籍，缺乏听说能力。17 世纪，作为白话的汉语（在日本称为“唐话”）开始在日本广为传播。传播渠道主要有两条：长崎的唐通事；黄檗宗的禅僧。

唐通事，就是汉语翻译。德川幕府代的对外贸易限于长崎。唐通事负责长崎的对华翻译和日中商务。唐通事的汉语培训重点是会话。发音练习教材多用《大学》、《论语》、《诗经》等。日常用语和专业词汇用自编的《二字话》、《三字话》、《长短话》、《译家必备》、《两国译通》等。学到一定程度后再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白话作品。当时日本主要跟中国江、浙、闽、粤等地进行贸易。唐通事不少从中国南方归化到日本，所说汉语多是南方话，包括南京话（南方官话），宁波话（吴方言），福建话（闽方言），广东话（粤

方言)。南京话接近北方方言,可充当“共通语”。因此当时学习、使用的多是南京语。尽管唐通事的汉语教学参加者较少,影响不大,但它把白话和听说纳入汉语教学,意义重大。

清顺治11年(公元1654年)7月,应长崎唐人寺邀请,福建黄檗宗禅僧隐元隆琦(僧号)率弟子数十人抵达日本,在京都宇治兴建了万福寺。此后黄檗宗很快在日本流传开来。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黄檗宗传播的语言,都是大众化的汉语口语。随着黄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中国白话得到广泛传播。

可以看出,商务贸易,宗教传播,是清初汉语口语在日本传播的重要途径。

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开放,更重视汉语标准口语的教学。1876年,东京外国语学校专门从北京招聘汉语教师,改教北京官话。从此,汉语教学内容从南京官话转为北京官话。

## 6. 教材:本族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

元明以前,朝鲜、日本的汉语学习主要是汉字、汉语书面语的学习,教材主要是中国古代经典,重视阅读理解,轻视听说,对日常汉语交际没有多大帮助。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朝鲜在明清时期成立司译院,教授汉语和汉语写作。(金基石,2005)<sup>[7]</sup>司译院使用的教材,早期多是从中国引进的汉语古典书籍,还有为读懂这些书籍而编写的各种翻译、注释词典;中期开始编写实用性强的译书和汉语口语教材,体现出外语教学的特点。

朝鲜最有价值的汉语教材是《老乞大》和《朴通事》。它们主要教授当时中国北方的口语,课文内容是朝鲜人到中国做生意时的所见所闻。教材充分体现了口语性、当代性、社会性、生活化、趣味性等特点。因教学效果好,出过很多版本。如《老乞大谚解》,《旧刊老乞大》,《新释老乞大》,《老乞大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重刊老乞大谚解》;《翻译朴通事》,《朴通事谚解》,《朴通事新释谚解》等。不同版本年代跨度大,反映出不同时期汉语的变化,而且用谚文(朝鲜拼音文字)注音。充分体现出即时性,准确反映了几百年间汉语(尤其是语音)的状况和变化,成为近代中国研究和汉语研究的重要文献。

江户时代,因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日本学汉语的人明显增加。汉语教育家冈岛冠山编写、出版了5种汉语教本:《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使用》,《唐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教材以口语为主,有一定程度的实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趣味性。如出版于1716年的《唐话纂要》,初版五卷五册:卷一,二字话,三字话;卷二,四字话;卷三,五字话,六字话,常言;卷四,长短话;卷五,分类词汇14类,小曲10曲。再版时增加了卷六,收小说两篇:《孙八救人得福》,《德容行善有报》,都有译文。内容由易到难,有句子,有分类词汇表,还有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跟现代教材非常接近。此系列教材的出现,开创了日本汉语学习的新阶段。

明治维新后,日本教材更是以北京官话为教学内容,注重即时的交际性。最有名的为1904年出版的《官话急就篇》,到二战结束时竟然出版了170多版。

## 7. 汉语传播与国家兴衰

国家强盛,汉语传播速度就快。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期,经济繁荣,文化绚丽,国力强盛,吸引了不少外国外族人到中国中土学习汉语。《新唐书》卷44《选举志》

载，贞观年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人。”

从 9 世纪到 10 世纪中叶，大批朝鲜人到中国留学，不少人还参加中国科举考试，及第者约有 90 人。最杰出的朝鲜留学生是崔致远。他公元 869 年来中国学习，5 年后进士及第，877 年任宣州溧水县尉。884 年以唐使身分归国，被新罗国王授予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他被朝鲜公认为汉文文学奠基人，为中朝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

为了向唐朝学习各种经验，日本政府先后派出 16 批遣唐使，每次都有大批留学生和僧人随船前来。唐文宗大和八年（834 年），有 650 人随日本使船来中国。著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奈良时代入唐，汉名朝衡、晁衡，开元五年（717 年）随遣唐使来学习。进士及第，在唐朝历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秘书监兼卫尉卿等职。诗文极佳，与王维、李白等为友。

唐代是汉语输入安南地区的颠峰时期。（林明华，1997）<sup>[8]</sup>唐朝在当地强化吏治，兴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以科举形式选拔安南士子在当地或入朝做官。汉语的规范性、系统性和规模达到顶峰。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汇的读音体系，就是在唐代形成和固定下来的。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影响，为越南建国后汉语的继续传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唐朝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高潮。汉语也借助中国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加快了传播速度。首先，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众多，佼佼者大多诗律娴熟。后人编辑的《全唐诗》，收录了不少外国人诗作。如新罗就有 6 人的诗歌入选，包括崔致远的《秋夜雨中》。其次，类似唐诗的文学形式也开始在韩国、日本流行。

国力衰弱，汉语传播自然处于低潮。清朝末期，国力衰弱，国家屡遭外国侵略，签署多个不平等条约。19 世纪后期，法国侵占越南，全面推行拼音文字，最终结束了汉字在越南作为书面语的历史。20 世纪初，朝鲜为日本统治，汉字及汉语在朝鲜的地位迅速下降。

值得深思的是，国运衰微时，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汉语传播的速度也不一定慢。

1868 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汉语教学同扩张政策密切结合，客观上促进了汉语在日本的传播。教学内容也从“南京官话”转为“北京官话”（王幼敏，2006）<sup>[9]</sup>，开启了近现代汉语教学。为开发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加紧备战，汉语教学从日本转向中国，在中国开办的汉语学校数量大大超过日本国内。1904 年 8 月出版宫岛大八编写的《官话急就篇》教材多次改版印行，40 年间出了 170 多版。（王顺洪，2003）<sup>[10]</sup> 1918 年后，战争的准备和实施，殖民地的开发，使汉语学习人数激增。很多中学开设中国语课程，各地开设“支那语讲座”，出版了多种汉语会话书。1920 年代，关东厅和“满铁”机构针对机构内下级职员及警察设立了第一个汉语能力考试——“中国语检定试验”。该测试分级进行，合格者按所获等级发奖励津贴。可以说，从明治维新到 1945 年，是汉语在日本传播最为迅速、最为广泛的历史时期。

## 8. 结语

历史上的汉语传播，跟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教育和选官制度关系密切。21 世纪的汉语传播，当然有赖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外经济交往，但也需要重视文化载体和教育渠道。如何借助文学、艺术、体育、教育、影视、网络等多种手段，如何充分考虑他国人民的思维习惯爱好，使汉语得到有效的传播，值得我们深思、研究和实践。（下转第 52 页）

- [3] 冯丽萍. 非汉字背景留学生汉字形音识别的影响因素 [J]. 汉字文化, 2002, (3): 48 - 49.
- [4] 江 新. 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关系的研究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 (6): 51.
- [5] 江 新, 柳燕梅. 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书写错误研究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 (1): 60.
- [6] 石定果, 万业馨. 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8, (1).
- [7] 李大遂. 中级留学生识字量抽样测试报告 [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3, (2).
- [8] 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文教学中心. 实用视听华语 (一) [M]. 台湾: 正中书局, 2005.
- [9] 刘 伟, 张必隐. 汉字的心理贮存和认知历程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0, (5): 91 - 92.
- [10] 万业馨. 试论汉字认知的内容与途径 [A]. 汉字的认知与教学 [C].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7. 95 - 96

【责任编辑 蔡 丽】

(上接第 34 页)

汉字虽然对朝鲜、日本、越南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但它毕竟不能准确记录当地口头语言。三国采用或部分采用拼音文字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希望通过 21 世纪的汉语传播, 重演中国古代汉字的历史, 既不科学, 也不现实。21 世纪汉语传播如何正视汉字难学的事实, 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作用, 倒是值得研究和实践。当然, 对有汉字背景的国家在汉语传播时采用不同的方式, 也需要充分考虑。

当代标准口语应该是最主要的传播内容, 书面语只能是次要内容。方言和古代汉语(如古诗和古代典籍), 更不能喧宾夺主。如何采用更多样、更合适的教学模式, 如何编写出更适合第二语言/外语学习的纸质/非纸质教材、词典, 是汉语传播的当务之急。

#### 【参考文献】

- [1] 董 明. 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5 - 6.
- [2] 王顺洪. 六角恒广的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史研究 [J]. 汉语学习, 1999, (4): 61.
- [3] 陈宝勤. 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与传播 [J]. 古汉语研究, 2004, (3): 70.
- [4] 李宇明. 重视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7, (5): 4.
- [5] 李承权. 汉韩汉字通用词对比研究 [D]. 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6] 张 珊. 唐代留学生汉语教育研究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26.
- [7] 金基石. 韩国李朝时期的汉语教育及其特点 [J]. 汉语学习, 2005, (5): 74.
- [8] 林明华. 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化 (上) [J]. 现代外语, 1997, (1): 53.
- [9] 王幼敏. 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6, (4): 22.
- [10] 王顺洪.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师 [J]. 汉语学习, 2003, (1): 80

【责任编辑 宗世海】